

X274
ZYL01

戏剧故事

清风楼

张友鸾 编写

宝文堂书店

574
ZYL01

戏剧故事

清 风 楼

张友鸾 编写

宝 文 堂 书 店

封面设计 王 建 权
书名题字 王 遐 举
插 图 于 绍 文

清 风 楼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靛 厂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6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200册

书号10070·158 定价 0.27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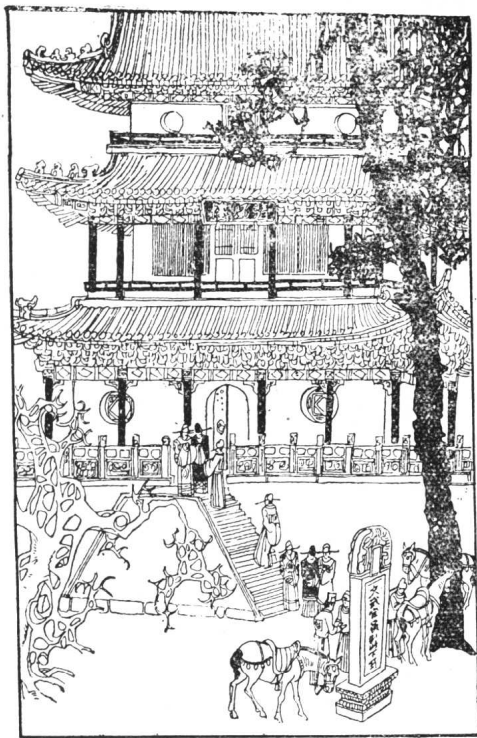
一、敕造府楼	1
二、混入南朝	4
三、暗中定计	7
四、歪传圣旨	10
五、太君修书	13
六、六郎得信	16
七、焦赞窥帐	19
八、私下三关	22
九、太君训子	25
十、焦赞探路	28
十一、仗义锄奸	31
十二、束手就擒	34
十三、捉拿焦赞	37

十四、朝廷折证	40
十五、番营计议	43
十六、孟良捕谍	46
十七、六郎处斩	49
十八、全家待罪	52
十九、国姑救婿	55
二十、焦赞骂贼	58
二十一、大闹法场	61
二十二、国姑拼命	64
二十三、孟良奏事	67
二十四、真宗问计	70
二十五、巧施反间	73
二十六、金殿辨奸	76
二十七、人赃俱获	79
二十八、剥袜验字	82
二十九、忠奸分明	84
三十、酬庸报功	87

一、敕造府楼

宋代初年，有一员上将，名叫杨业，人称“令公”；其妻余氏，人称“令婆”。何以称做令公、令婆？只因出兵交战之时，杨业打着红色令字旗，余氏打着白色令字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取人首级，真似探囊取物一般。当时战场上有个口号道：“交兵若遇红白令，生死由他不由命。”声威远播，便又有个“杨无敌”的称号。令公、令婆，膝下有七男二女。男的名叫：平、定、光、昭、朗、景、嗣；女的名叫七娘子、八娘子。个个武艺精通，而且义烈无比。常言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头亡。”后来杨业误陷绝地，潘仁美按兵不救，他便一头撞死；杨平弟兄，也伤残大半。却亏得六郎杨景，留下一脉。尽管情形有点惨淡，而一门报国之忠，故事流传，差不多每人都有一篇小传，只要提起“杨家将”来，谁都竖起大拇指，真个是流芳百世啊！

杨业在宋太宗的时候，屡立殊勋，又有保驾之功。宋太宗为了报答他，封他为无佞侯。从内府拨出银两，敕建无佞府。在无佞府门前，又敕造一座三檐滴水楼，取名清风无佞楼。修造这座楼，动用员工数千人，花了金钱几百万，金钉朱户，虬楼亮榻，一根根沉香木的柱子，两人合抱不过来。说不尽的富丽堂皇，庄严肃穆。楼上供奉着皇帝赐与的誓书铁券，上写“与国同休”。另有九道“免死牌”，注明纵有



过犯，饶他九回死罪。多年以来，钦赐的金牌，御书的玉札，也都供奉在此。楼上整日点着香烛，云雾缭绕。每年春秋二季，皇帝还要御驾亲临，登楼降香。为了要肃静，御笔敕书“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八个字，刻在石碑上，远远竖起东西两侧，谁敢不遵。杨业是员武将，出外征战的日子多，在家中的时候少。后来为国捐

躯，太宗十分震悼，就加封余氏为“太君”，让她仍然住在无佞府里，看守着这座清风楼。

宋太宗是个英明之主，懂得用人手段，为了深结杨家父子之心，把一个外甥女许配给杨景。原来杜老太后有一女儿，是宋太祖的妹妹，宋太宗的姐姐，也就是宋真宗的姑姑，当日人称“长国姑”的便是。长国姑嫁给柴世宗做儿媳，丈夫是柴驸马。生了个女儿，叫做“金花柴郡主”。这柴郡主择配之时，太宗作主，嫁了杨景，这杨景就成了“郡马”，令公、令婆和皇帝是亲家了。

太宗五十九岁驾崩，众官奉其子赵恒继承帝位，是为真宗。其时北番经常入犯边疆，真宗就命杨景为六使，镇守三关，严防敌寇。哪六使？是边关里外检点使，界河两岸巡绰使，关西五路廉访使，淮浙两场催运使，幽汾二州防御使，河北三十六处救应使。哪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从此以后，很多人都叫他“杨六使”，倒不叫他“杨六郎”了。这只因为，一人身兼重任如此之多，古时是少有的。

杨景是个爱国英雄；受到真宗重用，力图报效立功；何况北番又和他有杀父之仇。杨景既奉镇守三关之命，便去到草桥，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手下雄兵十万，战将千员。还有二十四员挂印指挥使，都是结义的弟兄，为头的有岳胜、孟良、焦赞，人人勇猛，个个忠心。日夜辛勤操练，等待北番兵来，好杀他个片甲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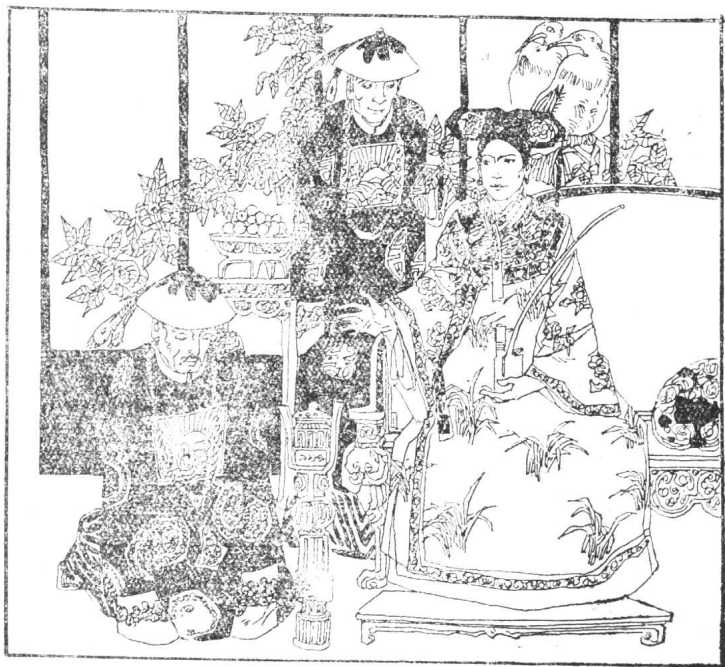
二、混入南朝

北番女主萧太后，是个有智谋的妇人。几次派兵，只是被杨景拦在那里，过不了三关，占不了南朝尺土寸地。焦思苦想，忽得一计，要派一个人混入南朝，设法除去杨景，就可以驱兵直入了。她朝中人员不少，派谁去稳妥呢？一要此人面貌能充得过，二要言语能混得过。想来想去，想到了心腹大臣贺驴儿头上。此人生来北人南相，而且深通四夷之语，善晓六国文字，最是恰当不过的了。当下把他找来，告知此意。贺驴儿听得要派他去南朝做奸细，甚为高兴，没口子答应。答应得太快了，倒惹起萧太后心疑。萧太后说：

“你到了南朝，得了荣华富贵，如若变了心，待怎么样？”

贺驴儿指天誓日，赌神罚咒。萧太后说：“任凭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信你，除非在你身上做了记号来。”贺驴儿说：

“身上如何做记号呢？”萧太后即便叫了一个雕青的匠人来，要他在贺驴儿左脚脚底板上，刺上“贺驴儿”三个大字；又还刺了“宁反南朝，不背北番”两行小字。把字刺好，涂上朱砂，再洗也洗不掉了。贺驴儿忍受疼痛，愁眉苦脸说道：“这叫小臣怎么见人呢？”萧太后笑道：“脚底板本来不用见人的。”说着，脸色一变，却又道：“宁可我忘记你脚底板上有字，你自己却不可忘记；若是你自己忘记，待我来提醒你，那可晚了。”贺驴儿连道：“小臣不敢！小



臣不敢！”萧太后一挥手，贺驴儿出去，乔装打扮，改名换姓，自去行事。

当时南北时常交兵，交通梗阻；只是两国边境亘长，那亡命商人，自有间关小道，偷偷来往。贺驴儿随机应变，夹带在这伙人中，一径混到汴梁。他冒充儒生，上京求取功名。恰巧东宫太子，出榜招贤，广行收揽文学之士，入宫伴读。贺驴儿应招而往，凭他那点才情，居然被选中了。他把姓名改过，只照着中原人格式，姓王名钦若，表字昭吉。太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姆之手，哪里识得外间之事。王钦若善于察言观色，巧佞无比，他多知山南海北的奇闻，市井里廛的故事，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呵哄得太子十分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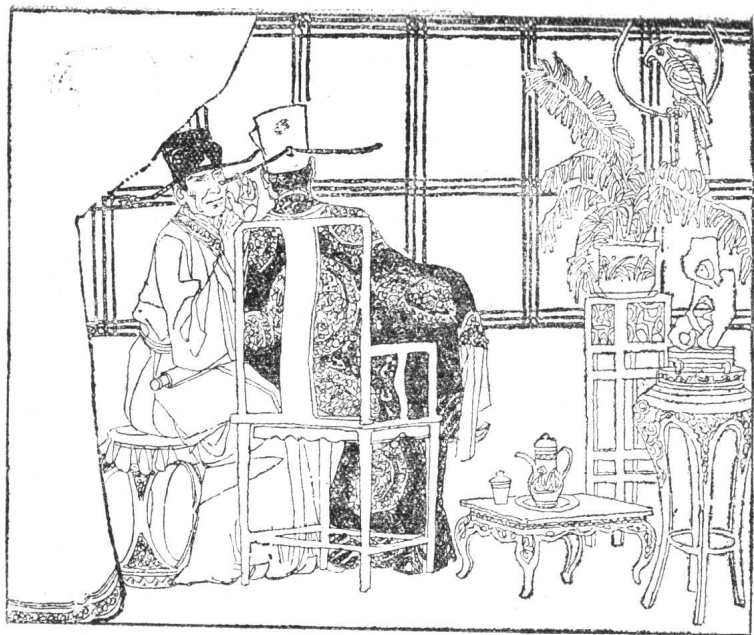
把他认做是了不起的人才。这位太子不是别个，正是后来的真宗皇帝。及至登基就位，一道圣旨，升拜王钦若为东厅枢密使。枢密使乃是国家重臣，位居文武百官之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在皇帝面前，言听计从，好生权势。

王钦若虽则官居极品，只是萧太后交付的旨意，除去杨景，还不曾办到。多少年来，也曾找了些题目，弹劾杨景。怎奈他既是皇亲国戚，又且手握重兵，是个方面大员，圣眷方隆，扳他不倒。有时弹劾的语言重了，惹得龙颜大怒，最多也不过是传旨申斥，依旧损不了杨景的毫毛。他人道，王家和杨家有仇隙，是个生死对头。他便道：“豪门贵族，仗势横行，我是忠心为国，就不怕得罪他。”借着这个言语，却叫人看不出他和北番的干系。他是腹里藏刀之人，总想觅个机缘，置杨景于死地。萧太后却哪里知道哩，只道他一去多年，如今官高权重，却无一毫动静。杨景依旧镇守在三关，北番连年不能取胜。因此派遣小番，装着南朝人，暗中递与书信，说他违背誓言，忘恩负义，着实骂了一顿。他被逼得紧，急切之间，又无计可施，好生烦恼。这日正在盘算，忽然奉到一道圣旨，他不禁笑逐颜开，大呼：“有了！有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工夫。”

三、暗中定计

你道那王钦若奉着圣旨，为何那般高兴？只因前些日子，他上了一道奏折，说是官道窄狭，两旁高楼大厦，车驾往来不便，须得拆除一些房屋，展宽路面。今日圣旨下来，一一恩准，就着他监督人工，在京城各处，丈量官街阔狭高下，立下丈二标竿，但凡抹着标竿的，不问官民房舍，尽行拆毁。圣旨着重说道：“拆到杨家清风无佞楼为止。”着他于拆屋完毕之后，立即奏闻。他奉了这个圣旨，计上心来，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便命随从：“去把谢衙内立即唤来见我。”

这谢衙内却是何人？原来王钦若南来之后，早已娶下家眷，生了儿女。谢衙内便是他的女婿，名叫谢金吾。衙内是谢金吾拜的官职。官虽不大，权却不小。因他是王枢密的女婿，鬻官卖爵，无所不为。谁敢欺负他？他打死人是不偿命的。满京城的百姓，听到他的名儿都害怕。王钦若把他看作臂膀一般，遇有要紧的事情，总和他商量，派他去干。他也真能体会丈人的意思，从来万无一失，干净熨贴，以此深得欢心。这日听得召唤，匆忙赶来，问有何事。王钦若叫他看过圣旨，然后吩咐道：“你可代我走一遭，用心着意，监督人工，去拆房屋。”谢金吾道：“拆屋乃是小事一段，着个小的们去也就是了，何必孩儿亲自监督？”王钦若道：“要



拆清风无佞楼，你怎么说是小事呢？”谢金吾道：“圣旨只教‘拆到杨家清风无佞楼为止’，并没有叫拆杨家清风无佞楼哇！”王钦若道：“那杨家是我的对头，这个你是晓得的。那清风无佞楼摆足了威风，把它拆了，岂不杀了杨家的威风！”谢金吾道：“不合圣旨，怕的不中么！如果杨家问我，却拿何言回对？”王钦若哈哈一笑道：“谁说不遵圣旨！圣旨还他圣旨。你只要在宣读之时，把那‘拆到杨家清风无佞楼为止’的‘到’字，添上个‘立人’旁，念做个‘倒’字。‘拆倒杨家清风无佞楼’，是圣旨，他能不能让你拆么？”谢金吾一听，果然是条好计，也就笑了。

谢金吾就待去按计行事，忽又问道：“拆倒清风无佞

楼，那杨家的人，定要出头阻拦，孩儿和他们是来文的？来武的？”王钦若道：“你向来大胆，怎地遇到杨家，却胆小了？”谢金吾道：“不是孩儿胆小，只怕那老令婆也来说话，孩儿若冲撞于她，岂不把事儿闹大了？那老令婆须不是好惹的，连万岁爷平日都让她三分。”王钦若哼了一声道：

“闹得愈大愈好，但怕闹不大！”谢金吾道：“如若万岁爷知道，便怎么处？”王钦若道：“有我！怕他怎地！”谢金吾没有问的了，转身要走，王钦若偏又叫住了他，反问他一句道：“你知道我为甚要拆倒清风无佞楼？”谢金吾道：

“大人恰才不是说了，要杀杀杨家的威风么？”王钦若道：“你道我是为了拆屋才去拆那清风无佞楼么？不是的！你听我说：那杨家的势力，今天全倚仗着镇三关的杨六使。我料得杨景那厮，闻知拆倒了他家门楼，必然赶回家来，诘问其事。那时节，我预先差人将他拿住，参奏他擅离汛地、私下三关，就该判个斩首之罪！除了杨景，才泄得我心头之恨！那杨家还有什么势力哩！”谢金吾道：“这等说时，孩儿就点起人马，杀将前去，任凭是铜墙铁壁，也拆他个片瓦无存！”

四、歪传圣旨

杨老令婆余太君，这日正在无佞府中闲坐，忽然听得大门外面，人声嘈杂，喧哗如雷。正待着人去问个究竟，早见看门的老院公，慌慌张张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启禀太君知道：有那谢金吾谢衙内，领着众多夫役兵丁，沿街拆毁房屋，看看拆到咱这清风无佞楼，还不住手。别人阻拦他不听，请太君亲自和他说去。”余太君微微笑道：“早些日我也听说，为了展开官道，要拆去一些房屋，以便车驾往来。但凡拆的，都是平常官私房屋。我这清风无佞楼乃是圣旨敕建的，他怎么敢拆！想情拆到楼前，就要绕道而行，你休得大惊小怪。”老院公不敢分辩，喏喏连声而退。

老院公去不片时，又跑转来，面色越发地难看了。他道：“太君说他们不敢拆哩，好多夫役兵丁，已经上了清风无佞楼顶，在那里揭瓦抛砖了。”余太君道：“竟有这等事么？待我自去看来。”说着，拄起龙头拐杖，颤巍巍就朝外走；七娘子、八娘子和一群奴婢，跟随于后。还不曾走近楼前，早则见烟尘滚滚，瓦木齐飞。那谢金吾指手划脚，呼叱人夫，他指到哪里，众人便拆到哪里。好一座清风无佞楼，顷刻间房顶已被拆掉大半。余太君见此光景，心中恼怒，喝叫一声：“住手！”谢金吾好生乖巧，见得余太君，躬身施礼，没口子说道：“惊动太君了！下官奉了圣旨，来拆房

屋，这是上命差遣，不由自身，还请不要见怪。”

余太君道：“为甚偏要拆我这清风无佞楼？”谢金吾道：“只要抹着标竿、占着官街的房屋，一齐要拆。下官从朝门外拆起，直拆到这里，许多王侯宰相家，连片地拆了，也不单单拆你一家。”余太君道：“你拆别人家，我不管。只我这清风无佞楼，乃先帝旨意敕造的，上面供奉三朝御书手诏，还有赐与我家的誓书铁券，等闲之人，不许上去。你是什么人，怎敢拆俺这座楼！”谢金吾道：“这就是了。你只



许先朝皇帝替你家盖楼，却不许当今皇帝替你家拆楼么？我是奉圣旨来的，你休得阻拦于我。”余太君道：“哪有那般的圣旨！”谢金吾道：“我请出圣旨来看。”说着，从身上取出那张圣旨，把那盖着鲜红的御玺，向余太君打个照面，然后直读下去，读到“拆到”二字，重重地念做“拆倒”。读完了，看看余太君面色，却又说道：“可曾听得明白？圣旨须不是我私造，难道说我哄你？”

余太君疑疑惑惑，当下回过头去，和七娘子、八娘子等人说：“谢金吾和他丈人王钦若，都不是好货，知道他们要的什么鬼花样？”七娘子、八娘子还不及答言，偏是谢金吾耳尖，先听得了，接口说道：“我是奉旨行事，你如何骂我？骂我罢了，还骂了我老丈人？须知我老丈人是朝中宰臣，你却诽谤他，好不放肆！”余太君平日受人恭敬，哪里听得这样语言，不由大怒道：“我骂你那王钦若算得什么！你这一伙打脊泼贼，不忠不信，专一害人，总不会有好下场的！”谢金吾道：“我有圣旨在身，你骂我就和骂了圣旨一般。你骂圣旨，该得何罪？我没有工夫和你计较，以后慢慢再算，现在我还要办我的公事哩。”一挥手，叫着众夫役兵丁：“小的们，上紧拆呀！那金钉朱户、虬螭亮牖，是拆不动的，都砸烂了吧！椽子、柱子，谁拆的谁拿回去当柴烧！”余太君再也按捺不住了，一伸手攥住了谢金吾的腰带说道：

“我和你当面见驾去！”七娘子、八娘子和奴婢们都待一拥上前，不想谢金吾冷不防举手一推，老太君跌倒在地，大家围拢来救护之时，谢金吾却站得老远，叫他夫役兵丁：“今天拆不完，明天再来拆吧！”因他知道杨门女将厉害，所以趁势溜走。七娘子、八娘子原要率人追赶，余太君却喊住了，说一声：“不可中计！”